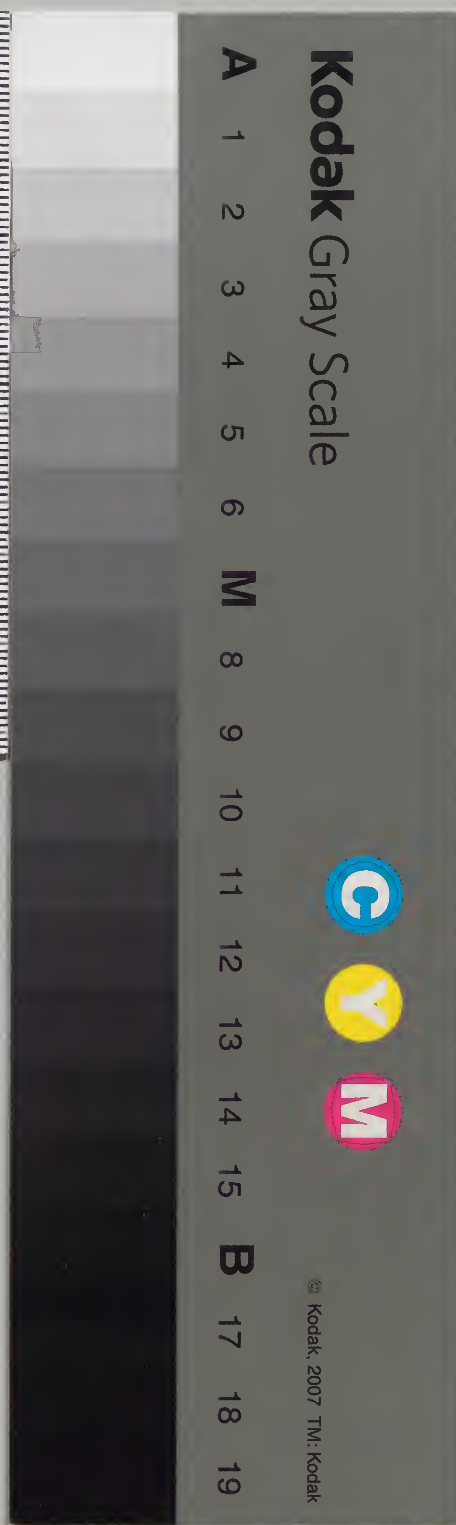


農商務省
漢圖書
第 冊
號 冊
共 冊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門
1010
函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0
冊數	30 (13)
函號	280 53



魏書卷五十三

明治十二年購求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僻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舉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西川心園

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未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王崩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崩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日

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王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旣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駭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爲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爲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爲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王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
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
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
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王上自食黑鹽治腹
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
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
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
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
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
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
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其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
七百餘里王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
接手崔邪利便爾人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
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淮南康祖為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
為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
量宜反旆未為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
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眾無三旅
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
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
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
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稽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
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郵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
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
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
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
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王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
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
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
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和
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

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

口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

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

使持節兼驛都督平西將軍

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

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

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

以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

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

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

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嘗

知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

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

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

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

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

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

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

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

內之謀成出孝伯世祖寵眷有

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

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

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

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蹟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蹟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司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釁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同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寔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帷繼繼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勳焉出內勳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山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擢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承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宜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見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期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堯豫之南置淮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綬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諡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傑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隨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
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
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
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
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
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
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
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
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
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玄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
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而不採僥倖之徒興
繁多之役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

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
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
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
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
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
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
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疆盛殘掠生
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
逃之數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
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
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
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埋滅大倫且闕王貫交餽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法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領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寅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寅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
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
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
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
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
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
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
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
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
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
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
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
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
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
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王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
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
中書令鄭義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
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
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
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
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
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
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
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
蔭之戶可出僮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

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
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
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
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
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
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
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
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
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
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
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
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
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
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
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
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
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
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
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
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
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
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
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
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
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
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
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
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
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
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
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
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
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執未
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
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
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
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
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
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
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
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
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言高祖大怒曰方以經營宇宙

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變六計各執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
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
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
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
無心輕遺陵寢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
也若不南鑾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
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
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
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
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被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
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
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愾定羣情外各南
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
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
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
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
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
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
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
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
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
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環甲迄茲未已今復豫
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
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
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
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
君用師或撫民而遣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
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
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
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
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
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
可以近方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
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遲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還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收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徒極中天創居清洛雖大構未成安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實

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恍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人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舍得預此醮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
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禮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
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
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
不同此律又今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
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
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
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
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
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彊力孜

致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劖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
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
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
鬢鬚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
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
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
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
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
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
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
數責彪前後愆悖頓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
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悻言語亂錯猶扼腕

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
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
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瀝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
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
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并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
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
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
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邛嶺旋鑿
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勸朕曩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
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知

沖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愛又無間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替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嘗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
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
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楊九
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
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
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
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
不同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
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
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
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
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
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
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刑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
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為重雅事在允傳雅因
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
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
占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閻
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
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
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

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
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
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
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
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為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
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
常者守文之庸王故五帝異規而化典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
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
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
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首東引肅慎之貢
荒遐欵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
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占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
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
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
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
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
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
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
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
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菁龍
蜿遊鱗奕奕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豈豈

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
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
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
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
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
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
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
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
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
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
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方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
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
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
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
召羣臣議之闕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
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
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
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
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
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
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
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
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
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
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
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
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
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
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
亦謬乎詔從闕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
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
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
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
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
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
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
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
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駁然可知高祖
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
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
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
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
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
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
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
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
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
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
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
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
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
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積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關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與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問言歟閻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弔提小心恭慎世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

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弔提忠於其國使蠕蠕王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閻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
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
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
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
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
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
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
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
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

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
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
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
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
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
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
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
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
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

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
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
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
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
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
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
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
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
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
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
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

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
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
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
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
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
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
司依此施行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
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
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
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旣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閻璽書具論其狀閻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厓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原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

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
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
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
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
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
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
邑甫余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
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
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
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
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
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
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
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
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今存
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
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
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
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
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辯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羞
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閻歷官
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籬
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
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
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
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閻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
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
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
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
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二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

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與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
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與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終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

遼廣平任人也祖鰾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

廣平太守和

能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

學生性貞慎

以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叔俱為主書高

祖踐祚遷都

習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

每嗟羨之假

貞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

僧昂相對前後

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

本將軍出為

東青州刺史加貞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

督兗州諸軍事

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
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
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救南征沔西仇城
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
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
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
中絕行人是切死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
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
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
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靜密乞言
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
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
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余言歸君臣
之禮於斯而舉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
固辭賢者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
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
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
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
命之令進言別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
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
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
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帳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日游五更光素
蓬簷歸終衛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
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
第國有大事恒置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
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
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
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
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
今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
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
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
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
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
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
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
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嚙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
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
山也肇諫曰胸山叢余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
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
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

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亦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王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頌

軍元義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

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
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
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
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
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
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
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
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
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
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

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
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
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
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
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
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
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
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
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剋而婦人笄
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
則婦人髻男子剋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剋笄
之不同也又剋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
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
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
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
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
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殿比干
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
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
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毋憂去官高祖南征寇郤起爲輔國將軍
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
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
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
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
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
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
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
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
子官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
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
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
愚謂今旣徙縣崧漚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
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
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
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
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
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
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
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嘗
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
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
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
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
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
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
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則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禩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余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整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問太常少卿吐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以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

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

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

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

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

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

懌弟厥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

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

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

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

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

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

經厥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

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

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

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

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

史樊子鶴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

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

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

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廡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瓮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

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胸山胸山人王萬壽斬晰送首以胸山內附并晰子玃於京師數年後以玃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竒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官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
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竽字士文少而聰慧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竽亦善士興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魯郡太守高祖爲太子恂納其女爲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爲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尙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旣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爲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爲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爲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旣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尅城意益驕怠置酒
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
乃止明且義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
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
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
超驅驅宋本市負檐石宋本蟻聚宋本
當走可超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遠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
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剋之
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
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

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
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
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敷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
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之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
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
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
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以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
與杯酒饜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
也酸棗令鄭伯孫野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
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爲爲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
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八年年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
改繆醜之名賈克龍晉直
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
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
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
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
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
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
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
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爲征
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

坊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
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
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
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
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

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
庶子襲爵榮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爲高
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
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
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
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爲中書學生遷祕書郎
拜主文中散徒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
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
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
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
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
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
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
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尔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乘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軍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眄賜垂鑒察石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升校書東觀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瀝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停鑿佇蹕留心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
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
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
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
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介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
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
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
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襁屨俎豆闕聞遂使濟
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
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
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
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
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榮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
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
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
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道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
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
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
奉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
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賴三州諸軍事闕二將軍
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嚴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各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慄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悍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臯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鬻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余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余朱榮死徐州
刺史余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以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
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為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

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遷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補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

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為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

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

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疆當世為從弟儼所昵除

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合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季邕襲天保初嘗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

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伯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尔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嘗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儒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贖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救而行賊不信共熱火觀救火未燃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逋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日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為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眾
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
模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
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
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為名
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
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並三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且釋褐奉朝請員外散
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
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
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

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德

都買反

獬

孤楷反

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
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眾庶斯饑帝乙罰
已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
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
彌漫不已汎濫為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
為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
為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
用劬勞日昊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愬契裁極道敷
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
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
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

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
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
子梁楚幾危宜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
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
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
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
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
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
入海遠通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
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
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
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達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
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
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畚菑微
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
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
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暨
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艱宰
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
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
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北王
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
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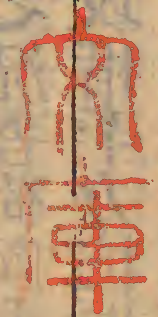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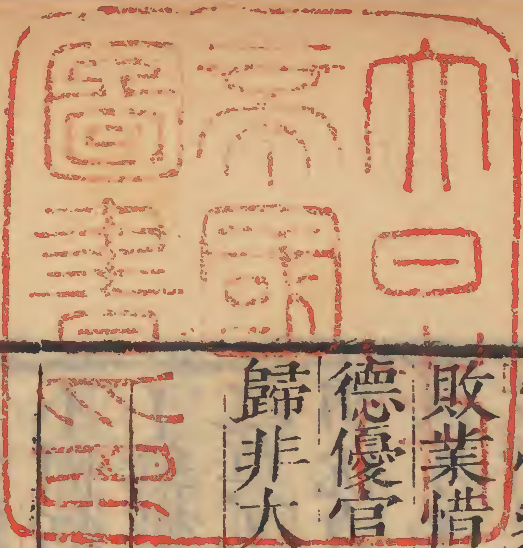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趨趨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疆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滅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滅獲恥之况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勅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朋行高籍甚大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稽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四十四終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四十四終

